

黄世中 著

昨夜星辰

黄世中书



華齡出版社

zuo Ye Xing Chen

# 昨夜星辰

黄世中 著

華齡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欣雨

装帧设计:三星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夜星辰/黄世中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2

(孺子牛文丛/林风主编)

ISBN 7-80178-231-3

I. 昨... II. 黄...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698 号

书 名:昨夜星辰

作 者:黄世中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 次: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4.5

字 数:100千字 印 数:1-1000册

全套定价:49.80元

---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 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传 真:84039173

# 星光依旧

——《昨夜星辰》序

□杨翔

黄世中先生，系温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内研究李商隐的专家。我同先生从未见过面，只是通过几次电话，但先生其人其文在学界内外播馨已久，于我自然是耳熟的。先生在函电中说，要我为他的散文集《昨夜星辰》说几句话，以此为序。受此垂青我亦诚惶诚恐，虽然之前曾为一些颇有名气的朋友写过二十来篇称不上序的文字，但自己满意的少，朋友能否满意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既然先生不嫌我的鲁钝，也就冒昧为之，好在先生的散文已自成一家，我只是一个扛旗的弃夫。评述得当与否自不重要，先生的文章会说话的。我意旨在谈谈自己的管窥之见，蚁负粒米，如负千斤。诚恳希望先生谅之正之，仁智之见，自有读者。

散文由来历史悠久。人类自有文明图腾以来，散文就已初露端倪。自先秦迄今，散文一路增补时空、淘洗日月，其风采与魅力自然难以一言蔽之。从某种意义上或者说散文是其他文体的统领，上至官方文牒，下至平常书信，散文无不应付自由。从语言色调看，散文如调色板，如茶话会，可恬淡，可浓墨重彩；可小叙，可高谈阔论。从文学本质来看，散文是广角镜头，是观察和思考，是奥妙莫测的心灵漫步。优美的散文有如一方桃源乐土，它放牧着我们的灵魂之鹿，亲近它令我们如沐春风，令我们思之良久，令我们扼腕长叹，令我们百转愁肠……。可以肯定，这就是散文中的美的因子。而黄先生的散文，正是这些美的因子的荟萃。先生的散文自然，朴素，和谐，他就像一位通达意境路途的原始土著引领着我们走进美仑美奂的自然大观。

在先生的散文文本里，各种场景和时空的相互切换自然而

了无痕迹,从中我们可以尽情捕捉那一股股寄寓其间的舒缓、细腻、敏感、灵动的意识及情感的潜流,先生正是通过对潜流的逼真描绘从而传达出抽象的抒情意蕴的。循其形,入其里,察其情,是我们阅读先生散文的一般方法。先生善于巧手架构大厦中的亭台楼阁,在精致简练的作品中,常理性地把小放大,从细微处见精神。先生还是一个演奏的行家,笔下的文句手指般在琴键上跳舞,倾刻间,那些方块字变成充满动感、自然而亲切的散文精灵。先生惯用平缓的笔调,描写他所熟悉的城市和农村,简单的人物、事件、场景、自然现象,都化为一幅幅色彩纷呈的画面,自由而流畅。

先生是一个真挚随和的人,他的随笔中自然地流露出了这一点。在行文的字里行间,先生常把自己幻化成飞跃流动的草木虫鱼中的一分子,然后近乎真切地和它们对话、交流。先生的散文涵盖了他对社会、人生、大自然的热切关怀和冷静的智性思考。这种类似哲学的智性,常令我们感受到一种超常的梦幻激情和直觉思维,这全然是出自一种对生活本质的感悟与穿透,其间的生活体验与生活观完全是在社会化意义上进行的:诸多的甜酸苦辣随意品咂,随手拈来便能得心应手,这种创作境界显然得益于先生的感性经验——包括生活经历与生活感受,等等。在写作手法上,先生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然后在科技和人文、理性与感性上加以再度整合,从而推陈出新。另外,别具一格的夹诗散文也是先生写作的又一特色。在散文创作中,先生常常看似随意地把一些诗词长短句穿插其间,不疾不徐,往往点染得恰到好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饼干中的夹心奶酪,这是极具创意的,可是当代散文作者中愿意大胆尝试的人很少,这多半取决于他们掌握古典诗词的程度。先生在这方面很是挥洒自由的。每每读到这样的篇什,我都会咀嚼三遍以上,惟恐漏了水果拼盘中的玛瑙。

先生该是一个乐山乐水的人吧。在我的阅读印象里，他的散文堪称山与水的和谐统一：刚柔并济，相辅相成，横看成岭，侧看成峰，自成风景。抑或是名角的联袂演出：感性如当家花旦，欲说还休，仪态万方；理性似压轴武生，见招拆招，理直气壮。上述这些还可称为先生行文的兴奋点，这种兴奋点可使读者进入阅读鉴赏的境界后，在无意识的换位思考中得到一种情感的愉悦与共鸣，如此唤起读者审美体验的恰恰是作品中或浓郁或淡然或婉曲或直率的情感。

喜欢观察、阅读与思考是先生心织笔耕多年的习惯使然，这种习惯成就了先生苗圃里的花果。于先生来说，写作不是他的事业，但写作更是他的精神信仰，是和灵魂一样的东西，他就像一个圣徒般磐守着自己的心灵家园，不折不挠。先生不仅听到喧闹世界的表述，重要的是听到它的心声，从而捕捉到社会的嬗变，世界的声响，且能洞悉到它的纓穗与本质。面对喧闹的世界，他不忙着说话，始终保持宁静的心态，静观其境、静思其变。静观，对为文者而言，是一门学问，也是智慧。对先生来说，静观不是思维终极，而是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的心路历程；静观不是冷傲，而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智性洞达；静观不是用眼，而是用心。用心谛听它的倾诉和呼吸，了解它的身世与思虑，感受它的喜乐与忧伤。由此，先生通过文本把静观感受凝聚为具体形式，其心灵的跃动成为读者的感受实体。在《丁香花祭》中，先生炽热地编织着情感的网，读者由这些网眼安静地感受着某种让人心动的洗礼。文中写道：“透过火苗和氤氲的烟雾，我眼前突然幻现出娉娘穿着丁香色旗袍的身影，还有小妹那乌黑、安静、乖巧的大眼睛和秀发上的红蝴蝶。”继而，先生心灵深处飞出青鸟的翅膀：“啊，小妹，大海隔不住人间的亲情，你父亲和堂哥来看你来了，你母亲就睡在你的身旁，你往返于山间和海洋，勿怖勿惊，也不必感到遗憾。明年清明遥祭时，我会带给你糕点、水



果和花衣裳；还有，你发辫上的红蝴蝶也应该换一换……”。先生的笔触没有停留在静观感觉的表层上，没有局限在因时代的喧闹而产生的不安情绪上。在虚与实的移形换位中，先生缅怀着昔时的情感，他把对自然、时间、生命以及美的深深留恋和怅惘寄寓其中，蕴涵着带有某种哲理的凄凉体验。这种深度的心灵碰撞，缘于先生的真挚和一手好笔墨。

散文要求文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古人早已指出散文创作的要义。先生的散文情感炽热文采飞扬，精致之笔试举几处，可为资证。如《昨夜星辰》里的整段描写，音节轻柔，声情兼美，意象出尘，富有情韵：“后来我经常梦见自己坐拥书城，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又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那梦境现在回想起来，宛如昨夜刚梦见一般清晰：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圆月飞入窗幌，照耀着床边、枕边，书橱里、桌子上，甚至连地板和楼阁顶上都堆叠得满满的书的梦……我曾按那美妙的梦境给自己镌了一枚闲章：‘窗前明月枕边书’”。又如《春笋漫笔》：“竹子就是这样，让栽它养它的主人吃尽自己，它才带着微笑，看遍地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然后把花叶洒满大地，化作春泥，让枝干枯黄老死，变成篱笆，去滋润和看护无数的新竹成林……”。先生就是以这种宁静澄明的笔调，这种精致、饱满和结实的诗性表达，向读者展现一个充满艺术张力，充满精神感染力的交流平台的。那些简约、朴素的文字以加速度撞击着读者的审美触角。先生在静态中追求着美的深邃，他运用圆熟的语言功夫，把想象和体验赋予意象、性灵，并借助意象之舟完成自己的精神之旅。

先生的散文还有很多其他特点，作为学生辈的我自然是无法囊括个中精奥的。文虽拉扯成篇，但大体不得要领，就比如一个爱饶舌的江湖郎中，唱了一大堆的药经却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好在读者是有慧眼的，我的话只当是大戏开演前的龙套，凑个热闹罢了。是为序。

## 回望潇湘水云无限意(代序)

龚自珍诗云：“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昨过城西晒书地，蠹鱼无数讯平安。”余极喜此第四句。执教四十余年，窗前有明月，枕边有书，虽“欹枕时惊落蠹鱼”，然似皆来眼前讯我平安，亦人生一大快事。有所憾者，惟年轻时一段美梦未能圆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是文坛奖掖青年作家之时，余忝幸作者之列：写过新诗《鲤鱼风》、《菱溪剪影》、《灵峰抒情》，小说《又是重阳》、《遥远的爱……》、《泪迸荒天》、《五十弦瑟》。南音戏文及电影文学剧本《钗头凤》等等。然皆稚嫩，难步文林；以之示人，或以为不合时宜。于今唯存中篇小说《沈园泪》，其余皆不知抛至九霄云外，或深困篋笥，“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恩格斯语）。

现在年轻人恋爱分手时，常道“有缘无分”，余之与文学创作，似亦可套此四字。人与文学结缘，与恋爱甚相似：每因心中有情。然造化作弄人，有情人未必皆成眷属；原来不甚相识者，却终成连理，共度一生。

父亲不赞成文学创作，此余所以学史也。1962年11月，父亲将家藏多种《李义山诗集》及部分集笺文字邮寄予我。1963年4月，外舅士孚公又授余求恕斋丁巳仲秋《玉溪生年谱会笺》，又同治广州萃署书局沈辑评三色本《李义山诗集》。辑评本与余家故藏重复，然二《集》眉批及辑笺文字甚多。参阅集笺读义山诗，常能感悟；以后又自李商隐而入于唐诗。从此，古典诗词成了“新知”，而逐渐疏离了文学创作。然“新知”虽好，而“旧缘”难忘，于心仍怅怅然似将离绝一位相恋多年的女子。翻阅1963



年8月日记，曾两度抄录张泌的《寄人》诗：

别梦依依到谢家，  
小廊回合曲栏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  
犹为离人照落花。

这大概就是当年徘徊于创作与学术两途之心境了。1964年3月。又曾有自度小词《谢娘桥》抄入日记：

春雨潇潇，  
路也迢迢，  
人也杳杳，  
淡淡轻烟杨柳条。

风也摇摇，  
情也悄悄  
魂也渺渺，  
听雨梦中谢娘桥。

“谢家”也好，“谢娘”也好，都已逐渐远去而“别梦依依”矣。4月，日记中又有《梦雨》一阙云：

四月十七，  
柳下暗记：  
梦雨，  
霏霏；  
一样星辰非昨夜，  
正是去年春恨落花时。

兰麝香风驱  
冷意，

无语；  
依依尽教邻鸡啼。  
回首相约处，  
惟有长条飘拂似旧时。

尽管如此，余之于文学创作仍未能忘情。彻底的割断，当自“文革”始。

1955年，笔者曾依据南音旋律，写过一部《钗头凤》戏文，1961年又据以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曾奉寄郭老和朱东润教授求教，皆得函复教示。正拟为海燕电影制片厂修改时，未料“文革横扫一切”，赐余以“小吴晗”、“反动学术权威”，抄家、封门、游斗、关押，苦不堪言；连刚满两周岁的女儿也被“扫地出门”。自此断了文学创作之念，此段“旧缘”也就结束了。又过了数年，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不仅“谢家”远离，李商隐诗亦缄藏于笥椟之中。直至1969年6月，始启笥开椟，重睹李义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艺界迎来了明媚的春日。余潜藏于心底之创作欲望，忽地全都苏生过来。然岁月不居，已近不惑，不仅激情消退，且灵性无存。兼之《李商隐诗笺注疏解》时时牵掣，“旧情”即使萌生，“新知”又何能遽弃！因此只在心底波澜之时，写写小文，算是对这份“旧情”的一种补偿。这就是本《集》所选文章的由来。

日前偶阅1969年6月的日记，有自度《潇湘水云》一曲，兹摘末句以为小序题目。

悠悠魂梦过潇湘，  
独立苍茫  
欲寻湘妃无觅处，  
山也寂寂，  
水也凄迷，

寒鸦数点天际。

欲穷河源问织女，

灵槎西湖。

但湘漓分派，

南北东西。

且涉漓江采芙蓉，

回望潇湘水云无限意。

在《潇湘水云》之后，有“附言”数行：“李商隐《有感》诗云：‘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余亦胡诌此长短不齐之句。而今而后，谁人睹此，当知有寄托，莫作情诗读。”

“且涉漓江采芙蓉，回望潇湘水云无限意。”四十余年来，虽有采撷而不盈顷筐。明年正月，杏坛告别后，或将自漓水，经灵渠，而重返潇湘寻觅“妃子”，再作年轻时的一段美梦。

2004.11 于温州南浦

# 目 录

星光依旧

——《昨夜星辰》序…………… 杨 翔(1)

回望潇湘水云无限意(代序)…………… (5)

## 卷 一

红 叶 渡…………… (1)

丁香花祭…………… (5)

一缕情思…………… (10)

昨夜星辰…………… (14)

## 卷 二

惆怅春期…………… (17)

苦 竹…………… (21)

石 赋…………… (27)

访 松…………… (33)

桃树下的邂逅…………… (40)

## 卷 三

心 愿…………… (45)

父亲的鞭子…………… (50)

“恋子”情结…………… (53)

除夕的晚餐 ..... (57)

#### 卷 四

北斗七星之城 ..... (63)

孤屿新松待十年 ..... (68)

谢灵运与温州山水 ..... (73)

#### 卷 五

落霞紫 ..... (85)

漫步刘公岛 ..... (89)

历史的悖论  
——灵渠感怀 ..... (92)

#### 卷 六

春笋漫笔 ..... (97)

春困读书说听雨 ..... (100)

披文入情 思与境偕 ..... (102)

养生·处世·审美 ..... (105)

比德·移情·同构 ..... (108)

## 红 叶 渡

人上了年纪,容易产生一种怀旧的感情,特别是对于童年的梦寻。

我家听雨轩书阁,座落在龙麒山下,灵峰溪侧。溪水蜿蜒而过,潺潺和鸣。每当秋晴,落日在山,倚栏眺望,满眼是红叶绿树,田畴交错。斜阳把龙山投影在平旷的原野上,简直是一首美丽的诗。

灵峰溪水自西向东,不舍昼夜,只是在红叶渡口稍折向南。不知哪年哪月,来了一位老船夫,在溪畔结庐而居,乡人都称呼他叫船伯。船老伯与家父时有过从,常来听雨轩品茶闲谈,临了借几本书去。

船伯结在红叶渡口的茅草房,我也常去。屋里除了一篙一釜、一碗一碟,似乎没有别的东西。一只小舢系在茅屋边的榕树桩上,平时就靠摆渡为生。渡过30多米宽的溪流,只收铜板一枚,但对田夫野老却全是义务的。每日凌晨,当青色的夜雾悄悄散去,船伯就起床摆渡,迎来送往。第一批客人上了船,他把竹篙一点,渡向南岸,然后把南岸的行人载到北边。小时候我常坐在榕树桩上看他摆渡。南去的大多是田夫。最有趣是牵着水牛上船,这时候船伯要费一番工夫,用套子给牛蒙上眼睛,为的是怕水牛跃入溪中。至于北来的过往行人,上了岸,在树桩边一只破碗里放入一枚铜板,就匆匆走了。

不论春风夏日、秋雨冬雪,船老伯年复一年地从林中鸟噪到山村入静,默默地自北而南,又从南到北,为过往行人撑渡。春



## 红 叶 渡

雨潇潇，他多一顶箬笠；夏日炎炎，他赤裸上身，皮肤晒得乌光发亮；寒冬腊月，他披上破棉袄；只有秋天，换上一件干净的苧麻衬衫。

我家听雨轩已经漏雨，后来在屋背上加钉了一层镀锌板，一下起雨来，乒乒乓乓，煞是好听。有一次船伯来还书，恰逢下雨。我缠着要他解释墙上条幅的诗意，他说这是古人听雨词。这我早就知道了。记得词中有一句：“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他说就像自己“从少年起就替人家撑渡，风雨来了，没有行客，便躺在船里听雨打篷声比铁皮好听”。可是我觉得他总是说不清。但是，他确实认得字，又爱看《水浒传》。那天正拿了《水浒》来还给父亲。我把“浒”读成“许”，“李逵”读作“李达”，还被他笑过，至今也还记得。

从那以后，每逢大雨，我总要登上听雨轩，望一望红叶渡，看看船伯有没有躺在船里听雨？可他总是在渡口撑篙，不过身上多了一件蓑衣，南去北来，一蓑一舸。篙影在雨帘中挥动，映在灰漠漠的天幕上，宛如一幅美丽的剪影。还记得一个夏日的黄昏，暮色苍茫，雨丝如织。我从轩窗往渡口眺望，红叶渡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小船孤零零地横在溪边。我想，这回船伯该躺着听雨了，赶忙戴了笠帽，一口气跑到渡边。确实，雨打船篷比打在铁皮上要沉厚得多。我叫了声“船伯”，径自上了船。船伯正躺着，双眼紧闭，嘴里还哼哼说着胡话。凭感觉，我知道他一定病了，就伸手在他额前一摸，滚烫滚烫的。我急忙跑回家，同父亲一起送了药去。

我5岁开蒙，读的是《增广贤文》和《四书正文》，一点也不懂，十分乏味。有时就逃学到船伯的小舸上，南去北来，听他说李逵、林冲打家劫舍、反抗官府的故事。他平时沉默寡言，只有这时候，兴奋得脸上青筋绽出，显出一股英伟刚毅的气概。有一





## 红 叶 渡

次我做错了事，挨了家里的板子，就跑到红叶渡茅屋里住了一宵。那天晚上，他很高兴，讲了许多故事，末了问我：“读了书做什么？”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想起了教书先生懂得许多东西，就信口说：“读了书就去当先生。”船伯说：“好，不过没钱交学费的也应该收他们。”

我同船伯交往日密，父亲也肯让我在他的风雨茅庐里过夜。每次他总是给我讲许多故事，可这些故事现回忆起来都已经很淡薄。只有那南来北去的行人，那匆匆登船，匆匆上岸，匆匆离去赶路脚步和他那默默地点篙、寂寞地撑渡，从北到南，从南到北……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我有时甚至呆头呆脑地想，假使他不是这样溪南溪北、两处往返，而是点篙直东，恐怕早已到达那遥远的、太阳升起的地方了。

自从到城里上中学，便很少回家，似乎从此就没有再见到船伯。以后到了外省，先是青岛，后来是天津、杭州。栈桥的波浪，海河的水流，西湖的涟漪，都勾起我对家乡的灵峰溪水和红叶渡边的深沉怀恋，想起渡口的风雨茅庐和茅屋的主人。啊，30多年过去了，灵峰依旧？红叶依旧？茅屋依旧？船伯也安然无恙否？

前年秋天，终于回到阔别30余年的故乡。故亲零落无存，听雨轩也已经坍塌，红叶渡口再也看不见那风雨茅庐，飞虹似的灵峰溪桥代替了当年的摆渡。清晨，我站在渡边踟躇，心中一阵怅然，似乎还夹杂着一丝莫名的悲凉。40多个春秋，消逝得如此匆匆！后来一位并不相识的老者指着红叶渡边的一堆高丘说：“船伯已经死去多年了。”他陪我到了高丘，坟边两株黑松虬枝蟠然，绿叶青葱，坟上长满密密的青草。我站在坟前，清晨的露水沾湿了我的布鞋。我默默的凭吊着这位不知名的撑渡者。啊，你来自何乡！去到何处？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过往行人那

## 红叶渡

匆匆的脚步和他那默默的撑渡，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我铭心刻骨地感受到他那无声的奉献、寂寞生存的伟大。

渡口十分寂静，只有红叶在无声地飘落……

1984年